

长篇历史小说

春秋时期，晋国重臣赵盾受奸臣诬陷，被满门抄斩，而襁褓中的孙儿尚在……冷兵器的寒光中，灵魂的煎熬与挣扎，生命原初的冲动与升华！忠义齐天，肝胆映日，几个平凡的血性强人，联手

赵氏孤儿

演绎了一幕传唱千载的英雄壮剧！元人纪君祥所作的杂剧《赵氏孤儿》，被公认为是中国最经典的戏剧之一。如今，以现代视角解读这一历史名典的长篇小说，隆重出版了。

宋福聚 著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历史小说

春秋时期，晋国重臣赵盾受奸臣诬陷，被满门抄斩，而襁褓中的孙儿尚在……冷兵器的寒光中，灵魂的煎熬与挣扎，生命原初的冲动与升华！忠义齐天，肝胆映日，几个平凡的血性强人，联手

赵氏孤儿

演绎了一幕传唱千载的英雄壮剧！元人纪君祥所作的杂剧《赵氏孤儿》，被公认为是中国最经典的戏剧之一。如今，以现代视角解读这一历史名典的长篇小说，隆重出版了。

宋福聚·著



华夏出版社
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赵氏孤儿/宋福聚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1. 1 (2011. 1 重印)

ISBN 978-7-5080-5980-8

I. ①赵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3720 号

丛书策划: 高 苏

电 话: 64663331—3069

84545483

电子邮箱: huaxiagaosu@163.com

责任编辑: 高 苏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

装 订: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开 本: 670×970 1/16 开

字 数: 240 千字

印 张: 17.25

定 价: 2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 录

第 一 章	秦国受寒,晋国伤风	1
第 二 章	忠奸跷跷板	9
第 三 章	公孙杵臼“打入”赵府	27
第 四 章	神爨,一股寒气	45
第 五 章	刺客就在眼前	61
第 六 章	可怕的灵光乍现	75
第 七 章	搬起石头,松手..... ..	91
第 八 章	草泽医人的巧遇	109
第 九 章	史上最壮烈的上朝	129
第 十 章	赵府,泼天巨变	147
第十一章	駙马府的呜咽	165
第十二章	谁来监理公主门庭?	183
第十三章	小巷酒馆的秘密接头	203
第十四章	两个大男人,两个婴儿	225
第十五章	首阳山,首阳山!	243
第十六章	天意如刀	255
代 后 记	一曲感动了千年的绝唱	271



第一章

秦国受寒,晋国伤风

秦国出了件奇事，给晋国造成了空前的恐慌，以致搭上了晋襄公并不太老的性命。

秦穆公的小女儿，名叫弄玉，长到十五岁时已出落得姿容绝世，海内皆知。虽然很少有人见到她的模样，但她的美貌足够穷尽你的想象。有这样一个引以为豪的女儿，秦穆公自然喜爱备至。弄玉不但容貌绝世，而且才艺绝佳，尤其善于吹笙，曲声袅袅中，引逗得百鸟飞舞应和，一时传为奇谈。秦穆公特意为女儿在后宫修建了玲珑闺阁，取名“凤楼”，其中自然暗喻百鸟朝凤的意思。

弄玉渐渐长大，婚姻大事也该提上日程。况且诸侯强国慕名为公子求婚者，络绎而来，也让秦穆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。

然而，弄玉毕竟是掌上明珠，秦穆公可以目睹尸山血海神态自若，却无法容忍女儿略微的不如意。在女儿婚姻问题上，他破例地没有大包大揽，亲自来到凤楼中，委婉地提及此事，想听听女儿自己的意见。

明白父王的来意后，弄玉一改往昔的娇柔羞涩，似乎早就想好了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父王，孩儿知道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结冤仇。不过，孩儿还是不想离开父王太远。这几年来，我临风吟咏，对月吹笙，深感人生之乐，莫大于此。倘若能有善吹笙箫的郎君，琴瑟和谐，不离父王左右，那就更是人生极乐了。”

秦穆公心头一动，有弄玉长久陪在身边，自己就不用担心晚景凄凉，自然求之不得。再者说，秦国如今已是当之无愧的强国，不需要拿女儿亲事去逢迎巴结什么齐、楚乃至晋国。可是在国内选个女婿，既不失体面，又合弄玉心意，却颇费踌躇，只能暗暗派人四处调查名宦人家的公子。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。

又一个月明春夜，天净云空，银光如泻。轻风吹过，天地间如同雪练狂舞，沉寂空旷中瑟瑟有声？弄玉想起父王要给自己提亲的事，心神禁不住如涟漪般阵阵荡漾，是忧是喜，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徘徊良久，她命宫女设案焚香，自己临窗吹笙，借以平静心绪。曲调清越，在窗外舞动的白练中回旋缠绕，余

音如缕，越发感到内心的凄清。她轻轻长叹一声，停下来凝神品味心中感触，却发现乐曲声并未消散，似乎有人在月光深处遥相应和，良久不绝。弄玉忽然觉得，这个春天有些异样，让人烦乱。

烦乱中的睡眠总不是很沉，弄玉似睡似醒，眼前闪过许多景象。忽然云端霞光照耀，有彩凤展开五色斑斓的翅膀，翩跹落在床前。从翅膀上走下一位翩翩少年，青色丝袍，衣带无风而飘动。他上前一步，用俊眼注视着弄玉，声音如笙箫般婉转动听：“公主莫怕，我是太华山的神灵，你是月宫仙子下凡游历，我们有天定前盟，我很快就要迎娶你了。”说着，情不自禁地上前来拉弄玉的手。弄玉猛然惊醒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回想梦中情形，却历历分明，惊诧之余，忙跑去告诉秦穆公。

秦国向来巫风很盛，秦穆公听女儿讲得活灵活现，立刻相信这是天意宿命，当即命大将孟明前往太华山，查找体貌相像的青年男子。

孟明带人来到太华山下，漫无目的地四处寻访，碰到相貌古怪些的，就怀疑是神仙，上前纠缠盘问。还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，足迹踏遍大半山野的时候，有个樵夫告诉他们，此地山崖林深处，半年前来了个奇怪的外乡人，在明星岩悬崖边搭了间草房，既不狩猎，也不卖柴，不知吃些什么，反正总见他的葫芦里能倒出酒。这人每晚对月吹箫，不知吹得好不好，声音倒是挺清亮，隔几个山头都能听到，真是奇人哪！

孟明异常振奋，立刻按樵夫指引的方向，连滚带爬地来到明星岩下。果然，看见一个年轻人，在万丈悬崖边迎风伫立，似乎在沉思，又似乎是在等待。孟明小心翼翼地走上前，见对方不过二十出头，一副潇洒书生模样，肤若凝脂，唇红齿白，衣袂飘摇，一眼望去，真是玉树临风。孟明心头突地一动，凭直觉知道遇到了高人，忙收起大将的蛮横，毕恭毕敬地上前搭讪。

那年轻人并不回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在下姓萧名史，厌倦了市声喧闹，来这里清静两天。你是什么人，来到这深山老林中，莫非也是为了寻清静？”

孟明心头一喜，果然是高人，这下回去交差是不成问题了。忙神色更加恭敬地说明缘由，再三表明公主貌若天仙，与高人真正是绝配。

萧史这才缓缓转过身来，长叹一声：“萧某箫声虽能撼动天地，却难撼动俗人心。像我这样没有半点经纶之术的白丁，只怕难得你们君王恩宠啊！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高人言重了。”孟明好不容易才寻到这个邀功的宝贝，不敢有丝毫怠慢，耐着性子陪他客套下去，“自古凤凰不落无宝之地。高人既然肯光临我秦国境内，想来定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姻缘。我大秦国君和公主在宫内期盼高人，望眼欲穿，还是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萧史忽然一挥衣袖，像变了个人似的格外爽快，“既是上天安排，何必多费口舌？那就即刻动身，去见你们大王吧。”

孟明嘴里嘟囔着一句什么，似笑非笑地闪到一旁，给高人让开道路，一行人折回山下。

秦穆公在内殿召见萧史，乍一见他外表，顿觉神清气爽，先是同意了三分。萧史拜见过后还是那句话，只会吹箫，没有别的本领，难以承当君王女婿的荣光。秦穆公对这套谦逊习以为常，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：“世人大多是眼高于顶，才无一升。似你能有一技精进者，也不多见。既然善吹箫，何不试奏一曲，让众人见识见识？”

萧史也不客气，从怀中摸出一支用赤玉雕琢而成的长箫，如夜光珠般光芒四射，整个大殿都映照在红光中。不等他们君臣回过神来，箫声已经响起。开始乐声细细，如清风初起，一点一点地沁人心脾，接着忽然声音向上一挑，曲调陡然稠密而繁复，人们眼前好像看到了朵朵彩云飘拢过来，阳光从彩云缝隙中穿过，幻化成五色丝带，丝带相互交织，竟变成无数只飞舞的彩凤！箫声如同彩凤的鸣叫，它们成双成对地在云端尽情欢歌舞蹈。大约一晌的工夫，幻象才渐渐淡去，秦穆公君臣听得目瞪口呆，全然忘了身在何处。

“好，好！果然是太华山的神灵。寡人得天佑助，大业何愁

不成?!”秦穆公良久如梦初醒，拍案叫喊，“快，安排下去，择日为仙人与公主完婚!”

萧史与公主弄玉成婚后，果然是仙人玉女，夫妻百般恩爱。这段奇异的婚事在各诸侯国中沸沸扬扬地传开，秦国顿时也沾染了神异色彩，各国国君对秦国不由得更加敬畏了几分。招到一个仙人女婿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反正声势上胜过百员猛将的威风。秦穆公暗自得意，勃勃雄心，立刻如春风吹过草地一般，疯长了许多。

新婚夫妇整日躲在凤楼中，卿卿我我，几乎不与外人见面。秦穆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的宝贝公主，此刻已在萧史引导下，渐渐不食人间烟火。半年后的一个月圆之夜，萧史与弄玉并肩坐在凤楼外的月色中，一如梦中初次相会的那晚迷离朦胧。夫妻二人笙箫并奏，乐曲随着月光上下飞舞。不一会儿，笙箫的声音渐渐凝结成一龙一凤，盘旋飞舞在两人身边。

萧史拉住弄玉：“我为太华山神灵，不应久居这世俗之地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”弄玉似乎早已心有灵犀，也不细问，两人各跨龙凤，在月光中翩跹飞去，眨眼间不见了踪影，只给世间留下万千神往和一个“乘龙快婿”的典故。

秦穆公知道女儿与仙人一同失踪后，好长时间怅然若失，徘徊在殿阁中自言自语：“看来真是神仙呀！神仙的日子无得无失，无忧无虑，无始无终，真是惬意到了极致呀！唉，这两个不知孝敬的家伙，要是派一条龙来接寡人，什么江山、天下，寡人一定视若草芥!”

一连几天魂不守舍，加之思念弄玉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她一面，为此秦穆公心神疲惫。夜里站在凉亭下张望凤楼，睹物伤神，不觉倚柱沉沉睡去。刚入梦乡，就见弄玉和萧史同坐着一只凤凰飘然而来，请他同去游览月中的广寒宫。秦穆公见到女儿、女婿，自然高兴，乐得同去。三人在广寒宫中赏玩，无数奇珍异宝见所未见。秦穆公高兴之余，只觉得寒气袭入骨髓，忍不住大叫一声：“实在是冷!”叫声惊醒了自己，才知道不过是一场梦境，顿时感觉更加心灰意冷。

或许受凉的缘故，秦穆公自那夜开始一病不起，昏睡中胡

话连篇。不几天就撒手人寰。不过，秦国从官员到百姓对秦穆公的死并不特别悲伤，人人都说国君这是脱离了臭皮囊，逃出了烦恼界，羽化成仙，追寻他的女儿和女婿一道逍遥去了。

不过，秦穆公临咽气前说的那几句话，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——秦穆公咽气前格外清醒，似欣慰又似留恋地看看他的大臣，再看看他的宫殿，长叹口气：“唉，茫茫尘世，你争我逐，何时是个尽头？万物到手终成空，到头来总是殊途同归呀！好在寡人已摆脱名利缰绳，可惜晋国空为大国，却仍蒙昧不悟，眼看那里一场惨烈的宫廷杀戮近在眼前，刀光血影中恩怨绵绵。唉，这就是人间！”

这几句奇怪的话颇有谶语的味道，尤其是从沾染过神气的秦穆公嘴里说出，就更值得玩味。从宫廷到民间，人们乐此不疲，相互传播，猜测探讨其中的深意。秦国的近邻晋国，自然对这些话最为敏感，连国君晋襄公也很快听到了最完整最详细的原话。

传话人本来是把这当做奇闻，讨好晋襄公开心的。不料，晋襄公听后面色铁青，呆愣着坐了很久，压抑的心事如气泡般按捺不住地浮了上来。

比起六十九岁辞世的秦穆公，晋襄公算是相当年轻。但他天生体质羸弱，大病小灾从未间断，他能明显感觉到，自己的寿命不会很长。或许体弱的缘故，只有襄夫人穆嬴为他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夷皋，如今才六岁。晋襄公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唯一的儿子立为太子，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弟弟公子乐打发到陈国去担任官职。尽管这样，他心里仍不踏实，总隐约担心有什么乱子就要发生。即便朝中文武大臣都很听话，个个相貌忠厚，还是不能扫除他心头的疑虑。如今，帮着他料理政务的是先朝老臣赵盾，赵盾的父亲当年曾追随晋文公流亡各国，可谓世代忠良，并且他本人才德出众，完全可以信赖。但不管怎样，晋襄公最大的期望还是尽量多活几年，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后再放心地死去。

然而，传言如当头一棒，重重地敲打在晋襄公脑门上。他的心事立刻被搅动起来。“眼看着那里一场宫廷杀戮就要开演，

刀光血影中恩怨绵绵”，这话一字像一个钉子，直钉在他的心尖上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况且秦穆公如今已不是一般的人，人家几乎是神，他的话毫无疑问是不会错的。晋襄公闷闷地想，晋国宫廷很快就有一场杀戮？听他的口气，牵扯的人还会很多，那会是谁杀谁呢？晋襄公脑海中首先闪过不情愿离开晋国的弟弟，又闪过懵懂的儿子夷皋，再闪过手握军政大权的赵盾，其余各有权势的文臣武将一一回旋着。

“宫廷杀戮，刀光血影……”晋襄公喃喃吐出几个字，忽然看见这些人的影子围着自己飞旋起来，越转越快，让他头晕恶心。晋襄公忽然神经质地跳起来大叫一声：“不要转了，快给寡人停下！”接着哇地吐出浑浊的黄水，跌落回椅子上昏了过去。

从宫中仆役到朝堂大臣，都已经习惯了国君生病，但这次生病却与以往大不相同，太医依次进去诊治，又依次满脸惶恐地退出。朝中要紧的大臣都被通知，要他们尽快赶到宫中。

这几位大臣中，职位和威望最高的就是赵盾。



第二章

忠奸跷跷板

赵盾身材高大，两肩宽阔，脸上皮肉紧贴在颧骨四周，脸色总是显得阴沉而冷峻，颌下几络长须使这种神情略微缓和些，但仍让人望而生畏。赵盾乘坐的马车，装饰不是特别华丽，丝绣的顶盖似乎还有些破旧，车辕内的四匹高头大马倒是格外精神，枣红色皮毛油光发亮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车轮碾轧着青石铺就的路面，隆隆作响，立刻增加了许多气势。赵盾端坐在车内，大红色官服穿戴得一丝不苟，和平时上朝没什么两样。可能感觉有点劳累，他抬手搭在旁边的车帮上，脸色冷峻，直视着前方，细纱帷帐挡着，朦朦胧胧的什么也看不清楚，不过赵盾并没注意到，他正心烦意乱地努力思索，却感觉头脑混沌而一片空白。

等赵盾赶到宫中的时候，晋襄公已经撒手西去。接下来当然是忙着料理大丧，但更为重要的事情，则莫过于另立国君。

按照常理，晋襄公的这个儿子夷皋，是继承大位的最合适人选。但令赵盾忧虑的是，夷皋年龄有些过小，而当时晋国的处境非常艰难，崤山之战后，又有王官之役，与秦国结怨甚深，边境局势颇为紧张。正因如此，有许多大臣怀着同样的顾虑，都主张立一位年长的国君，以便更好地应付眼下困窘的时势，把晋国从压力中解脱出来。

赵盾了解到大家不谋而合的想法后，为了审慎起见，找来他最要好的朋友大夫士季商议。士季提议说，大家的担忧很有道理，虽说夷皋是国君的亲生儿子，但为国家考虑，不如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为新国君。一则公子雍年长老成，再说他是国君的亲弟弟，也远不到哪儿去……

赵盾点点头，又不免有些犹豫：“公子雍确实是个很好的人选。不过，他的母亲是秦国公主，而且他如今还远在他的舅舅家秦国，只怕……”

士季却不在乎：“俗话说，万物相反相成，其实这正是他的优势。你想想，他是秦国的外甥，我们若立公子雍为国君，往后秦晋两国不就可以重修旧好，结束这连年的你争我斗了？”

赵盾仔细咂摸了一下这句话，觉得确实有道理，于是，在朝堂上召集大臣们商议这件事情时，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主张，

并特别补充说：“公子雍人品淳厚，心地善良，年龄也合适，先君在世时，就喜爱这个弟弟。再说他是秦国的外甥，与秦国关系亲近，肯定会消弭我们与秦国之间的积怨。立善则固，事长则顺。诸位若没什么意见，那就立公子雍为国君吧。”

本来一帆风顺的事情，偏偏有位叫贾季的大臣站出来反对，说不如立公子雍的弟弟公子乐。他的理由是，公子乐的母亲辰嬴，当年深得怀公与文公的喜爱，若立她的儿子做国君，晋国的百姓一定更乐意接受，那样国家就安定了，内部安定比起外部斗争来，则更为重要。

赵盾脸色立刻严肃起来，他沉吟片刻摇头反驳说：“不可。辰嬴在文公的妃子中，排位在九人之下，她的孩子能有什么威望？辰嬴先后侍奉过两代国君，名节已经有所污损。况且，我们立国君，在同等条件下，怎能舍弃兄长而立弟弟呢？再说公子乐现在客居陈国，陈是个偏僻的小国。母淫子贱，没有威信，陈国弱小而又遥远，将来国家得不到援助，一旦有战争，那怎么得了？此事万万不可！”

见当朝最有权威的重臣发话，大家当然不敢再说什么，只能唯唯答应。赵盾当机立断，立刻派一位名叫士会的大夫为使臣，西渡黄河去秦国迎接公子雍。

没想到贾季当众遭到赵盾的斥责，心里十分不服，竟暗中派人去陈国迎接公子乐，要抢先造成既成事实，借此成为有拥立大功的人物，好和赵盾一比高下。不料，这个事情很快走漏了消息，赵盾一怒之下，将贾季官职免掉，吓得贾季连夜出逃，投奔到翟国去了。

在秦国，秦穆公死后，秦康公继位，他听说晋国派人接公子雍回国为君，知道这是晋国有意要与秦国修好，很是欢喜。他考虑到当年文公离开秦国返回晋国时，由于没有带卫队，在路上遭遇到很多的危险，吸取那次的教训，便派出一支强大的护卫队，护送公子雍返晋。

本来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，只等公子雍到来，便可举行加冕大礼，另立新君的事情也就到此结束。不料，此刻晋国暗流涌动，枝节横生，发生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。

听说赵盾派人去秦国接公子雍回来当国君，襄公的夫人穆嬴，每天不分昼夜，抱着儿子夷皋，在朝堂上号泣不止，边哭闹边大声地为自己儿子叫屈：“你们大家都说说，先君有什么罪过，他的孩子又有什么罪过？舍去嫡亲的儿子，却去外国寻求新君，你们要把这个孩子怎么处置呀！我的天呀，我们孤儿寡母的，受人欺凌，可怎么活呀！”

穆嬴当然知道，这一切都是赵盾策划的，只有赵盾能改变现状。于是，她在朝堂中哭闹造成声势之后，又抱着孩子来到赵盾家中，一见赵盾的面就不住地磕头，依旧是哭哭啼啼地说：“先君临去世时，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，说如果他能成材，是我的福气，如果不能成材，我在地下也会怨恨你的。如今先君刚刚去世，言犹在耳，你就不管我们娘儿俩了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！人家都说你是忠义大臣，可欺负孤儿寡母算什么忠义！”

穆嬴不分时候不分场合地一连闹了几天，闹腾得国人尽知，无论大臣还是普通百姓，无不私下里议论纷纷。风言风语中，赵盾未免有些踌躇，开始怀疑起当时的决策来。除此之外，赵盾其实在心底里还有一层顾虑，穆嬴是个心狠手辣的妇人，只要对自己有利，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如今新君未立，她是太子的嫡母，实际上可以代摄国政，若是她明白过来这个理，只要一句话，就可以罢免了自己的职位，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看来还不能把她给逼急了，否则，到头来两败俱伤，也就无可挽回了。

怀着复杂的心绪，赵盾只好召集众大臣重新商议，寻找各种借口立了太子夷皋为国君。

而当时贾季派出去的人不知道国内发生了如此剧变，依旧把公子乐由陈国接回到晋国。赵盾得到消息说他们一行已经到达郕邑，暗暗着急，要是公子乐回到绛邑，必然会引起不可预测的混乱！他急忙派人赶到郕邑，将公子乐刺杀在半路。几乎就在同时，秦国护送公子雍的军队，也已渡过黄河，正向绛邑出发。虽说当初邀请公子雍回国主政是他的主意，但此时新君已立，无法向秦国交代，更无颜再见公子雍了。赵盾索性一不

做二不休，亲自带领一支军队，连夜急行军，去拦截护送公子雍的秦军。两队人马相逢在葭阴这个地方，当时正值午夜，赵盾趁秦军没有丝毫防备，挥师掩杀过去。秦军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遭到攻击，顿时乱作一团，保护着公子雍逃回了秦国。

经过一番曲折波澜，夷皋终于坐稳了晋国国君的宝座。这就是晋灵公。

但这个晋灵公似乎并没意识到自己地位得来的惊险和艰难。年龄小的时候尚没什么明显异常，等他出落成了一个青年国君时，弊端逐渐开始丛生。他从不安分地在宫中处理政务，也不关心晋国的百姓民生，只是一味喜欢由着性子四处游玩，朝政在他手里被弄得一塌糊涂，他却不管不问。为此赵盾屡次三番地劝谏，却并未起到明显作用。

特别是近两年来，晋灵公开始格外宠信一个叫屠岸贾的武将。屠岸贾的武艺固然不错，不过他最大的特点在于特别善于逢迎国君，处处陪晋灵公游戏，从不厌烦，并能时不时地弄些花样来供晋灵公消遣，两人可以说是趣味相投，晋灵公也就格外喜欢，一再提拔。两年时间里，屠岸贾已由一名殿前侍卫领队成了朝堂重臣，担任着司寇职务。

今天的天气格外晴好，晋灵公又和往常一样，带着屠岸贾到城外射猎。不过，令他有些扫兴的是，刚才在郊外树林中，和屠岸贾比试射麋鹿时，他本以为屠岸贾虽是一员武将，毕竟年岁不饶人，肯定不如自己灵活，稳占上风没有问题。不料迎面跑来一只麋鹿时，自己连射出三箭，竟然或左或右地擦着麋鹿而过。麋鹿受到惊吓，低头狂奔，眼看就要窜到树林深处，自己一时着急，胡乱又发出一箭，还好，射在鹿的臀部。不过鹿并没倒下，反而跑得更快了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屠岸贾不失时机地补了一箭，正中麋鹿脖子，总算把这场哄闹给结束了。晋灵公脸上暗暗发烧，总觉得有人在偷笑自己的无能。于是，他借口说有重要事情要处理，草草结束了游猎，返回了绛邑城。

车队径直来到专为自己修建的游乐场所桃园的大门外。隆隆的车轮声早已惊动侍者，他们纷纷跑出来，依次站在门外，俯首垂袖，毕恭毕敬地迎接君王的到来。透过薄薄的丝纱车帘，